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王进喜



中国和平出版社

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

●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

王 进 喜

刘 深 编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 编：敢 峰

副主编：侯 健 扈剑华 葛能全

编 委：方 鸣 王砚波 王 樾

任梦熊 冯 缓 伏 琥

李鸿冰 胡晓林 赵晓东

靳建国 慕 京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王进喜

编委会 编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8号 100037)

北京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2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25

字数：100千字

ISBN 7-80037-489-0/G·308 定价：2.50元

目 录

一、苦难的岁月	1
二、“我就不信石油都埋在外国的地 下”	6
三、第一口油井	12
四、“王队长，你可真是个铁人啊！”	20
五、“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 大油田！”	27
六、“干打垒”精神	34
七、荒原上的“抗大”学校	39
八、为石油工业奋斗一辈子	47

一、苦难的岁月

讨饭,放牛,当民夫,旧社会给王进喜留下的只是地主的骂,工头的打……



祁连山^①、戈壁滩^②,白雪茫茫,黄沙连天……地处我国西北地区的甘肃玉门,古时称为塞外,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连那象征着生命的绿色也很少看到。古人有诗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旧社会,生活在这里的

① 祁连山:也叫南山,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与青海省之间,山多森林、矿和野生动物。

② 戈壁滩:戈壁,蒙古语音译词,意为难生草木之地。戈壁滩,指我国西北部地面几乎全被砾石覆盖的沙漠地区。

人们不但要忍受自然环境的折磨,还要遭受地主、土豪和兵匪的盘剥。

1923年9月,甘肃玉门赤金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又诞生了一个苦命的孩子。穷人家祖祖辈辈受穷,也祖祖辈辈盼着招财进宝。于是,这一对农民夫妇给孩子取了个福气的名字,叫王进喜。可是小王进喜给这个家里带来的,不是幸福和喜悦,而是接连不断的灾难。

有一次,王进喜的妈妈惹怒了保长^①,那个恶狠狠的坏家伙立即拳打脚踢,骂不绝口。王进喜的妈妈被打得疼痛难忍,就钻到一个地窖里,可保长还不善罢甘休,硬把她从地窖里拽了出来,又是一顿毒打。

那时的地主、保长有钱有势,任意胡作非为。他们把穷苦人只当作会干活的牲口,可以随意打骂。对穷人,他们从来也没有仁慈、善良和爱。

还有一次,地主骂王进喜的父亲是懒鬼,连牲口都不如,王进喜的父亲顿时火冒三丈,和地主顶起嘴来。地主见这个平日老老实实的雇工竟敢和他讲理,气得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还让保长把他抓起来,投进国民党的监狱。

童年的王进喜恨透了凶狠残忍的地主和保长,但是他还不懂得为什么世上还有不象爸爸妈妈那样善良可爱的人。

2

王进喜6岁那一年,父亲便被地主逼瞎了双眼。全家无依无靠,难以糊口。小小的王进喜只好拿起讨饭棍,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四处乞讨。又干又瘦的王

^① 保甲制是旧中国的一种地方统治制度,规定若干户为一甲,若干甲为一保,层层管制老百姓。保长即一保的负责人。

进喜，年龄小，走不动，饿得直哭，而双目失明的爸爸心如刀割，痛不欲生。父子俩就这样到处流落，讨来一口剩饭还不舍得吃掉，带回家里分着吃。

8岁那年，王进喜还没有放牛鞭高，就被地主拉去放牛放羊，顶租还债。王进喜还是个幼小瘦弱的孩子，就不得不顶替着大人去干活了。在那寒风呼啸、冰天雪地的严冬，王进喜披着一块破羊皮，赤着脚跑着，追赶着牛羊。他不能象有钱人家的孩子那样上学读书，也不能躲在温暖的屋中，守着火炉，扑到妈妈怀里撒娇。他不懂得为什么生来就要受这样苦命的折磨。

有一次，王进喜给地主脱土坯，他全身都沾满了泥，累得满头大汗。土坯脱好了，地主却说脱得不合要求，用脚都给踢坏了，还说要扣他一个月的工钱。王进喜看着自己辛苦劳动脱出来的坯都被废掉了，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拿起一大块土坯朝地主脸上砸去……

穷人家的孩子过早地懂得了什么是仇恨，什么是坏人。王进喜的仇恨和反抗是被地主逼出来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

有一天，地主带着几个家丁抬着大斗，到王进喜家收租，可王进喜病残的一家哪有粮食来交租，小王进喜举起斧头把斗劈作两半。还有一次，伪保长到王进喜家抓壮丁，还说：“出不了壮丁就出钱顶替。”小王进喜怒不可遏，挥起拳头就朝伪保长打去。

王进喜的童年，是在饥饿、劳累和仇恨中度过的。当他还不懂得为什么人世间如此不公平时，他就开始了对地主、保长本能的反抗。他要为自己生存的权利而抗争，为自由和幸福而抗争。

1938年，国民党政府开始在玉门建立油矿，开采石油，并大肆抓民夫进矿当工人。15岁的王进喜就这样进了被称为活地狱的玉门油矿。当地流行的一首民谣是：“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进了石油城，犹如鬼门关。”

在油矿里，王进喜和工人们住的是破窑洞，铺的是烂麦秸。一张老羊皮，白天当衣穿，晚上当被盖。每顿饭，他们只能喝到两小碗稀粥，根本填不饱肚子。可洋人、工头却大米白面管饱吃。有一天晚上，王进喜饿得睡不着觉，就偷偷地去问伙夫：“你怎么不给我们做点大米吃？”伙夫回答说：“人家资本家根本就不给大米，青稞^①要是断不了顿还算不错呢！资本家还说了，工人就没长吃大米的牙。”王进喜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听了这话后还和几个小穷哥们琢磨了半天：“为什么我们的嘴就不能吃大米呢？”

为了防止工人逃跑，油矿四周架上了铁丝网，挖了大深沟。矿上的国民党士兵端着步枪巡逻，日夜监视着工人们。工头拿着鞭子，嘴里恶狠狠地骂着，催打着工人干活。还有那些从外国请来的“技师”和“专家”们，这些家伙根本不把中国工人当人看待，动不动就用青铜棍子打。王进喜的身上处处留着工头鞭打的血印和外国“技师”用铜棍砸的伤痕。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玉门油矿，王进喜当了十几年的小工，一个月的工钱买不了两盒烟，3天不挨打就算走了运。有一次，他的腿被砸伤了，资本家见他不能干活，就赶他走，还恶狠

① 青稞(*barley*)：即裸大麦，也叫元麦，成熟时麦粒易从壳内脱出。我国西藏、青海、甘肃等地称之为青稞。

狠地说：“滚吧！别躺在这里白吃我的饭。”王进喜只好离开了油矿。失了业就没法活，为了混口饭吃，王进喜养好腿伤后，又去矿上找活干，最后还是顶替了别人的名字，才混个差事。在那里，王进喜就象会说话的牲畜一样任洋人、资本家驱使着，只干些最脏最累的杂活，从未碰过钻机的刹把，甚至连钻台也没上过。他当了十几年的徒工，资本家不让他学一点钻井技术，只管他叫臭苦力。

旧社会，黑暗的年代，苦难的岁月。王进喜没有童年的欢乐，也没有幸福的幻想；没有做人的资格，甚至在玉门油矿卖命十几年，竟连一套铺盖也没有。在他的冰冷记忆中，只有苦难，只有仇恨。但他期待的并不是这一切的延续，而是旧世界的毁灭和新生活的来临。

二、“我就不信石油都埋在外国的地下”

外国专家曾预言：“中国是贫油国。”王进喜却说：“我就不信石油都埋在他们的地下，不埋在我们的地下，我们石油工人硬要拿个大油田给他们看看！”

1 解放了，春风吹到玉门关。王进喜的双眼中映着绿色的希望，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工人还能成为国家的主人。玉门油矿回到了人民手中。王进喜不再被人欺侮、被人轻蔑，他当上了副司钻，手握刹把，理直气壮地站在了钻台上。这个时候，他想到倍受凌辱的母亲和双目失明的父亲，想到披着破羊皮、赤着脚踏着戈壁冰雪的生活，还想到在工

头的皮鞭和洋人的铜棒下那奴隶般屈辱的日子，他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报答党的恩情，为人民多钻井。

1953年5月1日清晨，戈壁上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树枝压弯了，道路堵塞了。当时，王进喜所在的钻井队正在祁连山里打井。平常上下班都有车，可眼下大雪封山，汽车开不动，从宿舍到井场又有20多里路，怎么去上班呢？这时的王进喜是队里的司钻和班长，可大伙都叫他“石油头”。此刻，一个小伙子望着茫茫大雪，冲着发愣的王进喜说：“我说石油头，今天可是你不放假天放假，这大雪封山的，还愣着干什么。反正是‘劳动节’，还是去看场电影吧！”王进喜转过身来，微微笑了一下，又严肃地说：“就这么空着手过‘劳动节’，我心里不舒服，今年是第一个5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献的是啥礼？”小伙子听了，吐吐舌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集合！”王进喜一声口令，队友们在雪地里排成了队。雪花无声地落满了他们全身，静静的雪地里，只能听到王进喜有力的声音：“同志们，今天没汽车，咱们用双脚走。人长脚就是走路的，当年红军过雪山，不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吗？”“石油头，只要你走，我们就跟着！”一个队友喊了一声。王进喜说：“别忙！今天是‘五一节’，咱们工人的好日子，得有个热火劲！”说罢，他从队部拿出油矿党委授给他们队的大红锦旗和他在授奖大会上戴过的大红花，喊了一声：“走！”一队人很快就消失在雪原上，雪花悄悄盖住了他们身后的脚印。

经过两个多小时艰难跋涉，工人们个个头上冒着大汗，眉毛、胡子上挂着冰霜，累得气喘吁吁。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看，石油头，红花！”大家抬头一看，在那30多米高的井架上，石油头王进喜把大红花挂在顶端，象一团火在燃烧，被他挂在

2层平台上的锦旗，在空中猎猎飞舞。原来，王进喜怕大家在雪地里迷路，就先跑到前面探路，到了井场，他先把红花和旗高高挂起来。大家的情绪立即活跃起来，忘记了疲劳。这一天，他们创造了班钻并进尺的最高纪录！

2

1955年，王进喜调到一个后进队当司钻。他和队友们日夜奋战在钻台上，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吃口炒面，困了就头枕钻头睡一会儿。他要求干部坚持住并不离岗，鼓舞了全队的士气，这个队一跃而成为先进队。

第二年，王进喜光荣地成为一名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并担任了钻井队长。当时，中国正卷入一场政治运动的风潮中，有人鼓动“停钻停产”，可王进喜却率领他的钻井队坚持开钻不停工，钻头用光了，他们利用废旧钻头又坚持打了7口油井。这一年，他领导的1205钻井队被石油工业部授予了“钢铁钻井队”的光荣称号。

王进喜没文化，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他认准一个理，那就是国家缺油，石油工人应该拼命钻，拼命干。王进喜听说苏联有个“国家功勋钻井队”平钻井进尺纪录是4万多米，他想，都是一样的钻井工人，虽然我们的设备落后，但只要坚持苦干，就一定能超过它。在王进喜的带领下，玉门油矿展开了打擂比武竞赛，“月上5000米，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口号震撼着工人们的心。

1958年9月30日晚，井场上一片热烈而紧张的气氛。王进喜手握刹把，望着飞转的钻盘，心里异常激动。10分钟、5分钟、1分钟……在离10月1日还有几十秒钟时，钻井5000米的红色标记——方钻杆上的那一圈红线，倏地在钻盘中消失了。到零点整，王进喜率领的1205钻井队用30天的时间，钻

进 5009 米，创下了我国月钻井进尺的新纪录。

钻机发出的隆隆吼声，震醒了沉睡的沙漠，震撼了祁连山脉。7 年的时间里，王进喜率领他的钻井队完成钻井进尺 7 万多米。这相当于旧中国从 1907 年到 1949 年 42 年间全国钻井进尺的总和。

王进喜的钻井队成为全国闻名的标杆队，而王进喜则成了劳动英雄。他的忘我劳动得到党和人民的赞誉，他觉得自己就是再苦再累也值得。

3

1959 年，王进喜代表英雄的 1205 钻井队，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一天，他看见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背着个大包，就奇怪地问别人：“这是哪国造的车，上面背的那是啥家伙？”人家告诉他，这是因为我国缺石油，汽车没油烧，只能烧煤气，那大包是装煤气的。王进喜一听，心里象针扎了一般的难受。他想，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汽车没有油烧，我们这石油工人的脸往哪里搁？真丢人哪！无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还是回到住处，王进喜只是默默地抽着烟，眼前，那汽车背着的大煤气包总在晃来晃去。他觉得自己这个模范脸上无光，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心思，只恨不得立即赶回油矿，告诉队友们北京的汽车烧的是什么。是的，那大煤气包压在王进喜的心头，使他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有人早下了断言，说中国只能靠“洋油”过日子。早在 1914 年，有个美国的专家来中国考察石油时说：“中国没有石油。”过了 6 年，一个叫艾·斯达金的美国专家又公开说道：“中国石油储备量极其贫乏。”到了 1945 年，国民党政府又请来一个美国石油专家，这家伙吃饱喝足之后，装模作样地带

着一伙人跑到戈壁滩上，打了几个窟窿，放了几眼炮，最后只说了句：“建议你们忘却了吧！”中国就这样一直戴着“贫油国”的帽子，而国外在向我国出口石油时，每卖一吨航空汽油，要搭配许多我国当时不需要的油品，而且比卖给西方国家的价格高一倍。当时从国外进口的航空油中被掺进了泥沙和水，甚至还有马粪、高跟鞋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王进喜听说了这些令人气愤的事情，心里格外难过。他想，别人为什么这样欺负我们，耍弄我们，就是因为我国采不出自己的石油来。难道石油都埋在外国的地底下，不埋在我们的脚下？他想不通，他气愤、焦急。正在这时，传来了在我国东北发现了一个新油田的消息，王进喜听了高兴得跳起来，他立即给领导打报告，申请去开发新油田。他说：“别人说我国贫油，我们石油工人硬要拿下个大油田给他们看看！”

全国群英会结束后，王进喜回到了玉门。他左等右等，寝食不安，盼着开发新油田的调令。他一次又一次地向领导申请，坚决要求率领这支标杆钻井队参加新油田大会战。

调令终于下来了，王进喜激动得彻夜不眠。他当晚就整理好了行李，把全部东西都交火车托运，自己和井队的 32 个伙伴一起动身了。

4

1960 年 3 月，祖国北方的土地还在严冬的余威笼罩下，冰雪尚未融化，万木仍旧萧索。一列呼啸的火车从西北的玉门奔向东北的一片大荒原。车厢里的王进喜不声不语，默默地抽着烟。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在北京街头看到的大煤气包。他的心依然沉重，依然痛楚。他突然抬起头问队友们：“你们说，我们来这里干什么？”一个队友说：“还不是打井搞油呗！”王进喜说：“是呀，工业没有石油，就象

人没有血液一样，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可是现在外国用石油卡我们的脖子，我们石油工人该争这口气，拿下一个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火车到了大庆。这里已云集了几万名来自全国各地参加石油会战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铁路沿线几十里，满是堆积如山的设备器材。王进喜和队友们一下火车，顾不上休息和安顿住宿，径直向会战指挥部奔去。踏进办公室，他张口就是三句话：“我们的井位在哪里？钻机啥时能到？这里打井最高纪录是多少？”望着这群一下火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的工人，指挥部的一位负责同志十分感动，告诉说：“井位在马家窑，你们先安家，钻机来了就通知你们。”

王进喜听到“井位在马家窑”，转身就带着队友们在大荒原上找开了。他们在这冰雪覆盖着的土地上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了马家窑。他站在山丘上望眼望去，一片茫茫无边的荒原。他俯下身，扒开积雪，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来。这是一把黑乎乎的手，仿佛摸到了黑色的石油。他撩开身上的老羊皮袄，大声地对队友们说：“这就是大油田！这下咱们可掉进大油海里了！”要开钻机干啥？是的，刚刚告别祁连山的王进喜，立即对这片陌生的土地产生了深深的感情。这个在地主的皮鞭、洋人的钢棒毒打下从没掉过一滴眼泪的硬汉子，这时却忍不住热泪横流。他恨不得一拳头砸开地层，让乌黑发亮的原油象喷泉一样喷出来……

三、第一口油井

有人说“从来就没见过这样打井的。”可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硬是靠人拉肩扛安装钻机，靠水盆和水桶端来200多吨水，打成了大庆油田会战的第一口油井……

马家窑的老乡，听说从玉门来了石油工人要在这里打井取油，都高兴地来到井场围前围后。

王进喜对农民赵大爷和赵大娘说：“我们想从村子里借几把锹、镐，挖个地窝子，安个家。”赵大娘一听，连忙说：“那可不行！这大荒甸子没遮没盖的，冰天雪地，住地窝子咋受得住？”王进喜感动地说：“我们要在这里打井，

还是住这里吧！”

赵大爷和赵大娘硬是拉着大家往屯里走，王进喜说什么也不肯。最后，他们找到离井场不远的一间破马棚，放下了行李。这马棚三堵破墙，四面透风，里面满是马粪。他们打扫了一下，33个人挤在一起，背靠背过了一夜。

3月的大庆，仍是北风刺骨，滴水成冰，更何况在这大荒原上。王进喜先给大家生了火，把队友们安顿下。半夜里，他挤得受不了，就抱了一抱草，摸着黑找个夹道睡下。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看，原来他睡在一口井边，地上全是冰。这就是王进喜和队友们来到大庆度过的第一个寒冷的夜晚。

在城里读了12年书的张成志，半躺在背包上说：“这个鬼地方，冰天雪地，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还能打井？”

王进喜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这个有文化的小伙子来大庆前举了几次拳头，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火车上，他还挥着双手指挥大家唱歌，现在也开始动摇了。可王进喜又一想，在玉门，他是个能干的好工人，这里的条件也实在是太苦了，难怪他泄气，在新社会里长大，也够难为他的。王进喜和队友们围着火堆，七嘴八舌地谈开了。最后，王进喜站起来说：“这条件是艰苦些，可顶多是多吃点苦，多掉几斤肉。我们的困难再大，也没有国家缺油的困难大。我们总不能在城市里，在暖融融的房子里打井……”王进喜的一番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篝火映红了整个马棚。

2 大庆火车站，到处挤满了人，到处堆满了器材设备，人们大声喊着——湖南话、四川话、甘肃话、北京话、上海话……全国各地来参加石油会战的人都拥到这个一向静悄悄的小站上，再加上火车的吼叫声、汽车的喇